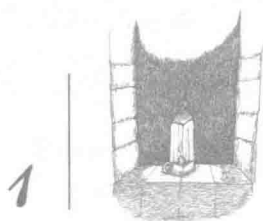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头风暴





曾经，有一座小屋，坐落在一片广袤的荒原中央。小屋里住着两兄弟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比利和斯提拉。两兄弟长得很像，灰色的眼睛，粉扑扑的脸蛋，小小的鼻子上带点黑，耳朵圆圆的，有点尖。不过，斯提拉的毛发是黄色的，而比利的毛发是柔和的白色，比利的尾巴比斯提拉要长些。

比利的胆子比较小，但是很有耐心，十分擅长培育植物。鸟儿朋友们从远方带回来的种子，他总能种活。尽管荒原的土地多是砂石，比较坚硬，他还是成功地开垦出一片生机勃勃的花园。几乎每个下午，他都在花园里忙碌。在那里，有争相斗妍的花儿们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果树、蔬菜以及其他植物。比

利把从园子里采摘的果子制成美味的果酱、蜜饯或者调味汁，再把剩下的风干后储存起来。荒原上的冬天又寒冷又漫长，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机，这些果实对他和斯提拉来说非常重要。

比利热爱园艺和烹饪。但他最爱的，还是这座坚实的小屋，这座他和斯提拉亲手建造起来的小屋。小屋的墙体用荒原上的石头堆砌而成，这



些石头形态各异，颜色繁多。屋顶是厚实的木板，上面铺着一层用硬草织成的瓦片。瓦片排列整齐紧密，丝毫没有缝隙。荒原上很少下雨，即使偶尔飘起雨滴，也不会有一滴水穿过厚厚的屋顶。小屋里有小小的石头壁炉，是比利平时烤面包和馅饼的地方。每到冬天，外面寒风呼啸，他和斯提拉一起坐在敞开的炉口边，把手掌和脚丫烤得热乎乎的。比利是多么喜爱这

个壁炉、角落里的小床、木质的桌子，还有那两把斯提拉打造的椅子！有了这两把椅子，他们就可以坐下来吃饭了。然而，相比于这些，比利最爱的却是隐藏在小屋下面的一处洞穴，那里正好可以用作地窖来储存东西。

地窖里现在摆放着一盆盆蜜饯、果酱和酸辣酱，都是比利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制成的，还有一排排装满蜂蜜的瓦罐，一包包香草，一袋袋谷物、大米和面粉，以及一堆堆的木炭。小屋的地板上有两扇门，左右对开，打开便能看到比利和斯提拉挖出的台阶，直接通往地窖。小屋外面还有一个通向地窖的入口，那边架着一把梯子，只有当要搬运的东西太大或太脏，不能带进小屋里面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启用这个入口。

有时候，比利会特意爬到地窖，去看看他和斯提拉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精心储备的食物，欣赏自己收获的种子和球茎。有时候，比利会从许多蜂蜜罐或者稍小的树浆罐中拿出一瓶，打开上面的塞子，让空气中飘荡着美满富足的味道。之后，比利会重新塞好塞子，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。这一切是如此美妙，给了比利满满的安全感。

斯提拉也很珍爱这座小屋，还有小屋下面储存着丰盛物品

的地窖。但是，相比这些，斯提拉日思夜想的却是坐落在世界最北边的茂密森林，那里充满着神秘色彩。

比利从没有去过北边的森林，而斯提拉每年秋天都会去一次，在那里收集蘑菇、树浆和蜂蜜。斯提拉从小屋走到森林边缘，要花去四天，接下来两天的时间他用来收集食物，然后再用四天走向小屋。斯提拉知道，他不在的这十天，比利都很担心。无论是自己的林中奇遇，还是荒原上的露营乐趣，跟比利讲都只会让他更加不安。当斯提拉描述起那座森林，是多么深邃美丽、多么不可思议时，比利想的却是森林上空的枝叶那么茂密，整座森林里都黑魆魆的，路也看不清楚。如果斯提拉找不到走出森林的路，那该怎么办？或者，即使他找到了路，却走错了方向，又该怎么办？又或者，为了重新回到外面的光明世界，斯提拉慌不择路，一头从世界的边缘摔下去呢？

比利知道，要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天，他们需要斯提拉从森林里带回来的所有食物。因此比利努力说服自己，不要过多地跟斯提拉谈论自己的这些担心。

幸运的是，除了去北边森林是长途跋涉，其他寻找食物的路程都比较短，最长的一次也只需两个晚上。在小屋的东边，



走上差不多一天的时间，有一片毛茛根，用它来做香料再合适不过了。到了毛茛根成熟的季节，斯提拉都会到那里挖很多带回来。冬天，炖肉或者熬汤的时候放一些，肉和汤的味道会更加浓郁。在面包里面放一些，味道也会更鲜美。斯提拉每一次都会把挖好的毛茛根放到一辆带轮子的小车上运回来。比利和斯提拉用自己出生时的蛋壳制造了这辆小车。斯提拉总能在第三天黄昏来临之前赶回来，即使他需要在中途砍一捆香草，用来更换床垫里的旧草。

小屋的南边，走一天的路程，有一片硬草地，这就是比利和斯提拉用来编织房顶瓦块用的硬草。每年中秋，斯提拉都会到那里收割硬草。如此一来，他和比利就有足够的时间在冬天来临之前编好新的瓦块，替换掉房顶那些变薄或者坏掉的瓦块。

穿过这片硬草地，再往南走半天，就能看到一片生长在沼泽里的野生稻田。沼泽在极为干涸的荒原上很是少见。这里面住着成群的蚊虫，摘稻穗之前，斯提拉要在自己的脸颊和手上涂满泥巴，防止蚊虫叮咬。进入沼泽后还要特别提防黑爪的巢穴，它们在沼泽边缘比比皆是。最恐怖的是，斯提拉要蹚过沼泽里及腰的黑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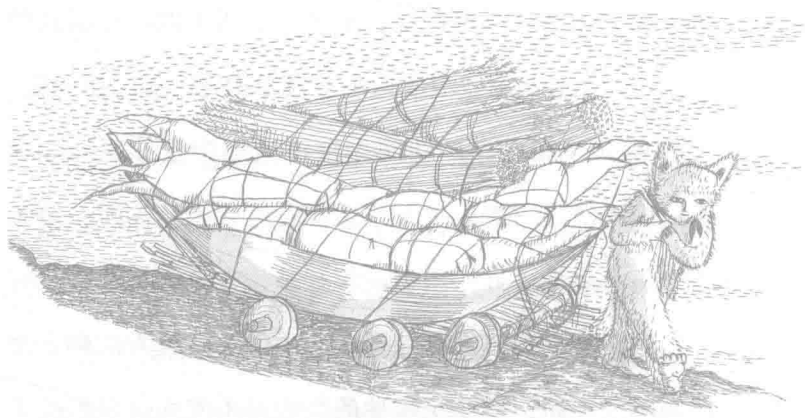
从沼泽地再往南走半天，有一小块野生麦田。斯提拉把小麦收回来磨成面粉，比利便可以用来做面包、薄饼，还有酥脆的馅饼。

在野生麦田东边不远的地方，生长着一种看起来不太友好的植物，它们长着尖尖的刺，还有肥大的球茎。每年夏末，这些球茎都会怒放，露出一团团锦簇的白色茸毛。这时候，斯提拉就会来到这里收集茸毛，把它们捆成几大捆，用那辆小车运回家。接下来，比利会梳理好这些毛球，纺成毛线。在漫长的冬日里，比利会把这些毛线织成棉布，或者编成毛毡用作地毯。

比利曾尝试过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这些野生作物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斯提拉就不需要离开小屋辛苦觅食了。当然，每年一次的北方森林之旅除外。可惜，这些植物在花园里从来没有成活过。比利猜想，会不会是鸟儿送给他的那些远方的种子改变了小屋周围的土质，以至于本地的作物都不能在这里生长了呢？或者是，野生的种子不喜欢被驯服？不喜欢被困在一片被驯服的土壤里呢？

无论什么原因，比利都不得不承认，斯提拉必须要去这些地方。事实上，斯提拉是那么喜欢围上那条紫色的旅行围巾，

背起背包，迈向荒原。尽管这可能会让比利有些伤心。斯提拉曾说过，每次旅行归来，他都会意识到自己最爱的一直是这座小屋，还有周围的花园。从远处眺望，一眼就能看到平坦荒原上高耸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，这让他欢呼雀跃。如果回来时恰巧黄昏，他能看到闪烁的灯光。太阳落山后，比利会点亮一盏灯笼，放在斯提拉出发方向的那个窗台上。斯提拉曾说，看到这灯光，他的心会因回家的喜悦而隐隐作痛。



比利和斯提拉兄弟俩就这样忙碌而充实地生活着。季节交替，周而复始，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。这种规律性和相似性让比利感到深深的满足。斯提拉喜欢探索新鲜事物，他偶尔会梦到北方的那片森林。那是多么神秘而深邃的地



方啊。他也很满足现在的生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日子就这样过了好久，兄弟俩忙着各自的事情，谁也没想过要改变什么。

只是，改变总会到来，无论你是否期待。就在斯提拉准备开始一年一度北方森林之行的那个早上，就在他们头顶，改变悄然浮现。



比利正在壁炉旁边，认真熬制一种既特别又复杂的粥。斯提拉出发那天的早上，比利总会熬这种粥，一来帮助斯提拉补充体力，二来可以让自己忙碌起来，不至于在斯提拉离开小屋前就焦躁不安。比利还烤了一堆薄饼，等凉凉就用织好的棉布包起来。当天晚上，斯提拉在荒原上露营的时候，便可以用这个做晚餐。

斯提拉正在准备旅途所需的物品，他突然想起去年在森林里见过的一种深蓝色浆果。这种浆果生长在灌木丛里，当时正好有几束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照在上面。树上的鸟儿早已警告过他，这种浆果味道很糟糕，他便没有费力去采摘。就在几

天前的晚上，比利熬了好久的虎丘草，试图调制出一种新的染料，却没有成功，虎丘草的蓝色太淡了。刚刚斯提拉用沙子打磨旅途中要用的拐杖时，突然想起这种浆果是鲜艳的天蓝色，于是决定带一些回来，给比利一个惊喜。想到这儿，斯提拉悄悄往行李包里多塞了一个小瓦罐，准备用来装那种蓝色浆果。

斯提拉扫了一眼床上方墙壁上的漂亮幔帐。在所有物品当中，他最爱的就是这挂幔帐了。它的颜色总能让斯提拉想到阳光本来的样子，就

像北方森林里透过树叶闪烁着的阳光。

这挂幔帐是几年前比利专为斯提拉的床

做的。虽然比利

一直觉得这幔帐

已经老旧，应该

把它换掉，几

次要把它拿下

来剪成抹布，但



是斯提拉坚持不让。斯提拉是真的喜欢，坚持把它挂在墙上。整面墙都因这挂幔帐变漂亮了。

比利决定做一个特殊的毛毯，挂在长椅上方。这样，当天气转凉但还不至于点燃壁炉的时候，他和斯提拉就可以坐在长椅上彻夜聊天。要是能拥有一种新的颜色，比利该多高兴呀！想到这里，斯提拉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他也提醒自己，在把这些浆果当作礼物送给比利之前，自己一定要先试验一下，确保做出来的染料颜色足够鲜艳。

“我去土拨鼠的洞那里，看看它们有没有奶，”比利在门口喊，“你可以去地窖里取来仅剩的那罐蜂蜜吗？”

“我打包完就去。”斯提拉一边回答，一边咬紧牙，使劲捆紧行李包。斯提拉卷起床垫，把它放到行李包的最上方。床垫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，昨天晚上，斯提拉刚往里面塞满新鲜的甜草。

比利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冲了回来，斯提拉还以为他一定是忘了带和土拨鼠进行交换的白色毛球。土拨鼠们喜欢这种白色毛球，它们把毛球铺在洞穴里，好让洞穴软和些。没想到，比利直接冲到斯提拉面前，慌里慌张地说：“噢，斯提拉，你一

定要过来看看，太恐怖了！”

“是哪只鸟儿怎么了吗？”斯提拉问。在小屋的屋檐上、花园的灌木丛中，以及小树上，有很多鸟儿筑巢。比利看起来如此不安，斯提拉担心小红翅遇到了危险，要知道，小红翅可是比利最亲密的朋友。

“不，不是哪只鸟儿，是天空！”比利拽着斯提拉的手走出小屋，来到外面的台阶上，指着天空说，“看！”

斯提拉抬起头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他看见远方的地平线上，蔚蓝的天空下有一大片深色的红晕。这有可能只是映着朝阳的彩霞，可这是在西边呀，朝阳不应该是在东边吗？！斯提拉警觉起来，内心深处还有些激动。这是完全新奇的事情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比利问。他紧张的声音浇灭了斯提拉内心燃起的激动与好奇。

“只是暴风雨云。”斯提拉轻松地回答。

“但是，暴风雨云不该是红色的呀！”比利表示反对。

比利是对的！斯提拉眯起眼睛盯着这块红晕。“这是雾霭。雾霭的颜色会千变万化，也许是出于巧合才升到了那么高的地方。”斯提拉的语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坚定。



比利想了想，慢慢点了点头。“雾霭也会迷路的，”他说，“雾霭自己升到那么高的地方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到地上了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斯提拉说。比利放松下来，因紧张而竖起的毛发慢慢恢复了正常。斯提拉感到一些欣慰：“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把北方森林之旅推迟几天。”

“可是，你总是在第一朵风铃花开后的第二天出发呀！”比利看起来吓坏了。斯提拉意识到，改变常规的生活，会比这片诡异的天空更让比利不安。他摇了摇头，假装自己只是在开玩笑：“我当然是今天出发。喝完粥我就走。”

比利尖叫一声，将手里的毛球一把塞进斯提拉怀里，跑



回屋去。斯提拉笑了笑，穿过灌木丛和花园，来到水井另一边——那片平坦的干土地上。土拨鼠们就住在这里。斯提拉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那些洞口，其中有一个里面住着一窝黑爪。最后，斯提拉来到一个土堆前，这是土拨鼠们洞穴的入口。他连踩了三下脚，蹲下来耐心等待，同时仔细打量西方地平线上升起的那片红晕。他的笑容逐渐消失了。看起来可不像暴风雨啊，更不可能是雾霭。可是，如果不是风暴，不是雾霭，那能是什么呢？

吱——一声尖锐的叫声让斯提拉回过神来，他看见一只钻出洞穴的土拨鼠正站在土堆上。斯提拉庄重地宣布自己想交换土拨鼠奶的提案，然后把比利扔给他的毛球递给土拨鼠。土拨鼠抖了抖黑色的小鼻子，满脸狐疑地凑上前闻了闻毛球。它又吱地叫了一声，又有两只土拨鼠出现在洞口，其中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、奇形怪状的杯子，里面装有土拨鼠奶。

交易结束了，土拨鼠们客气地吱了一声，就带着它们的所得回到洞穴里面去了。斯提拉担心洒掉手里的土拨鼠奶，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往小屋走去。他有点后悔，忘了问问土拨鼠，西边那片红晕是怎么一回事。然而，即使问出口也应该没什么